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文選

(十)

蕭統選 李善註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文 選

(十)

蕭統選李善註

國學基本叢書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文選

卷四十七

頌

聖主得賢臣頌一首善曰漢書曰王褒既為益州刺史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王褒因奏言褒有軼才上乃徵褒既至詔為聖主得賢臣頌

王子淵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繇之麗密應劭曰不知純繇之麗密也。羹藜含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服虔曰含食也。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戰國策張儀曰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風賦曰起於蓬茨之室若廣廈之蔭。雅曰茨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愚心而抒情素戰國策秦澤說應侯曰公孫軼事孝公竭知謀示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服虔曰恭敬也胡廣曰五始一曰元二曰春三曰王。四曰正月五曰公即位。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骨終日矻矻如淳曰矻矻健貌苦骨切。及至巧冶鑄干將之璞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鏑應劭曰得一寶劍不如一甌治甌治即巧治也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甌治願請此二人為鐵劍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郭璞三蒼解詁曰焠作刀鑿也焠子妹切鑿工練切說文云鑄劍水斷蛟龍陸剌犀革蛟龍字林曰剌截也漢書音義曰剌章克切忽刃也晉灼曰砥石出南昌故曰越砥水斷蛟龍陸剌犀革蛟龍字林曰剌截也漢書音義曰剌章克切忽

若簞汜畫塗如淳曰若以簞掃於汜灑之處也簞音遂塗路也

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濶者

工用相得也

孟子曰離婁之明趙岐曰古之明目者也黃帝時人鄭玄禮記注曰公輸若匠師也般庸人之御驚馬亦傷吻弊筴而不進於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驂乘旦應劭曰馬怒有餘氣常驚

且皆良馬名也

驚王良執靶韓哀附輿張晏曰王良郵無卹也世本云韓哀侯作御也時已有縱騁馳驚

則且至故以爲名

驚王良執靶韓哀附輿張晏曰王良郵無卹也世本云韓哀侯作御也時已有縱騁馳驚

忽如影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

遺風疾者也風之疾者也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

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

論語曰當暑絺綌葛也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淒淪論語曰狐貉

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切

喻受之喻和悅貌開寬裕之路以

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圖空之隆

握髮韓詩外傳曰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無以魯國驕士昔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也文子曰法寬刑綏固圖空虛

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

韓詩外傳曰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無以魯國驕士昔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也文子曰法寬刑綏固圖空虛

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

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九足以見也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其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人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

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爲不見也夫九九薄能而君獨禮之况賢於九九者乎桓公曰善乃禮之其月四方之士相選而並至矣論語子曰管仲桓公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

又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臣亦然於求賢而逸於治事昔賢者

之末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惻誠則上不然其信郭璞三蒼解詁曰進仕不得施效斥逐

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

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尉僚子

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

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尉僚子

入百里自鬻寧戚飯牛離此患也。孟子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要秦穆公信乎及其遇明君遭
周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深而升本朝離蔬釋蹻而享
膏粱。張晏曰與幽也漢卿也尊汗也如淳曰與音郁應劭曰離此蔬食釋此木屬積案屬以繩爲腰也國語樂伯請公族大夫齊梁之性難正也賈逵曰膏肉之肥者梁食之精者言其食肥美者率驕放其
性難正也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虎嘯而谷風冽龍
興而致雲氣。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管輅別傳曰龍者陽精以潛于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蟋蟀俟秋
吟蟋蟀出以陰。詩通卦驗曰立秋蟋蟀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蟲名世謂之蟋蟀也毛詩曰飛龍在天
利見大人。乾卦之辭也龍以喻大人言龍飛在天喻聖人之德也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毛詩大雅文也
鄭玄曰思願也願故世平主聖俊父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
天多生賢人於邦故世平主聖俊父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
朝穆穆列布。向書曰厥後惟明明又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鑪鐘蓬門子轡烏號猶未足以喻其
意也。晉灼曰選音迭遞之遞二十四鐘各有節奏聲之不常故曰遞鍾磬以爲楚辭曰奏伯牙之號鍾馬融長笛賦曰號鍾高調號鍾琴名也謂伯牙以善鼓琴不說能擊鍾也且漢書多借假或以楚鍾父
不得便以迭遞判其音也善曰孫卿子曰琴瑟門善服射者也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弓後有楚孤父
以其道傳琴瑟傳蓬蒙漢書曰黃帝鼎成龍迎黃帝黃帝上騎小臣持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
黃帝龍髯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懽然交欣千載一會論
名其弓曰烏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懽然交欣千載一會論
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春秋保乾圖曰神明之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
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

祥風翺。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爲君之道。冀太平而優游。今已太平。是責塞也。今已優游。公作樂。優遊游三年。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爲之場。莊子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而天下治。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响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莊子曰。吹呬呼吸。吐故已矣。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上嵩山。又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趙充國頌一首 漢書曰。成帝時。西羌常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楊子雲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漢書曰。諸羌先零。然先零號。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書宣紀曰。元漢命虎臣。惟後將軍。進厥虎臣。闕如虓虎。漢書曰。昭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漢書曰。遣後將軍趙充國。擊西羌。毛詩曰。帝時。擢充國爲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漢書曰。遣後將軍趙充國。擊西羌。毛詩曰。漢書曰。充國至西部都尉府。欲以威信招降罕。乃上疏曰。因田致穀。威德兼行。有守矜功。謂之弗克。應劭曰。酒泉太守辛武賢言。充國屯田之功。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南武賢言。但擊罕羌。先零自降也。天子命我從之。鮮陽。應劭曰。宣帝使充國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漢書曰。充國封營平侯。屢奏封策。料敵制勝。威謀靡亢。制勝已見。張遂克西戎。還師于京。漢書曰。充國奏言。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毛詩曰。內爨于中國。羣及鬼方。毛詩曰。一千二百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毛詩曰。內爨于中國。羣及鬼方。毛詩曰。惟我周王。四征弗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詩小雅曰。方叔莅止。其車三千。在漢中與充

國作武。趙趙桓桓。亦紹厥後。毛詩曰：趙武夫，公侯干城。桓桓。

出師頌一首。范曄後漢書曰：鄧騭字昭伯，女弟爲和熹皇后。安帝立，騭爲虎賁中郎將，封上蔡侯。

尙與羌戰，大敗之。遣中郎將迎拜騭爲大將軍。既至，大會羣臣，賜以束帛乘馬。

史孝山。范曄後漢書曰：王莽末，沛國史岑字孝山，以文章顯。文章志及集林，今書七志並同。皆載岑出師頌，而流別集及集林又載岑和熹鄧后頌，并序計莽之末，以訖和熹百有餘年。又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光武中興頌，明帝問校書郎此與誰等對云：前世史岑之比斯。

則莽末之史岑明帝之時已云前世不得爲和熹之頌，明矣。然蓋有二史岑字子孝者：仕王莽之末，字孝山者，當和熹之際，但書與散亡，未詳孝山爵里，諸家遂以孝山之文載於子孝之集，非也。騭則鄧后之兄，元舅，則騭也。

茫茫上天，降祚有漢。兆基開業，人神攸贊。五曜霄映，素靈夜歎。皇運來授，萬寶增煥。漢書曰：元年冬十月，

至霸上，應劭曰：五星所在，其下以義取天下也。又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拔劍斬之。蛇分爲兩，後人至蛇所，有一嫗夜哭，人問嫗，嫗曰：吾子白帝子，化爲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也。歷紀十二

天命中易，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也。西零不順，東夷遘逆，先零也。乃命上將授以雄戟，子虛賦曰：建桓

桓上將，實天所啓。桓桓已見上文。左氏傳：晉侯賜畢允文允武，明詩悅禮。毛詩曰：允文允武，昭格烈祖。左

詩：憲章百揆，爲世作楷。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尙書曰：納于昔在孟津，惟師尙父。孟津，毛詩曰：維師尙父，

時惟鷹揚。素旄一麾，渾一區宇。魏紀曰：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昔在孟津，惟師尙父。孟津，毛詩曰：維師尙父，

諒彼武王，素旄一麾，渾一區宇。魏紀曰：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昔在孟津，惟師尙父。孟津，毛詩曰：維師尙父，

于海隅，蒼生朔北方也。楚南方也。史記：生長問樂曰：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治也。鄢者，陋也。紂樂好，

之故，身薄伐獫狁，至于太原。薄伐，言逐出之而已。詩人歌之，猶歎其艱，況我將軍窮城極邊，鼓無停響，

旗不整褰澤霑遐荒功銘鼎鉉

禮記曰夫鼎者有銘銘者論譏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勳勞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周易曰鼎金鉉

我出我車天子餞我路車乘黃言念伯舅恩深渭陽

毛詩序曰渭陽康公念母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又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介珪既削列壤酬勳毛詩曰錫爾介珪以作爾寶今我將軍啓土上郡尚書曰建邦啟土也傳子傳孫顯顯令問毛詩曰假樂君子顯顯令德

曰令問

酒德頌一首

劉伯倫

臧榮緒晉書曰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志氣曠放以宇宙爲狹著酒德頌爲建威參軍卒之壽終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局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老子曰善行無

曰游閑公子中道失志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說文曰榼酒也苦闔切唯酒是務焉知

居無室廬罔所自置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左氏傳曰伯州黎謂鄭皇諷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司馬相如

處士者隱居放言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北征賦曰遂奮袂而北征戰國策張儀

是非鋒起春秋感精符曰禍先生於是方捧罌承槽銜杯漱醪劉熙孟子注曰槽者奮髯踞踞枕麴藉糟

漢書曰朱博遷琅邪齊部舒緩博奮髯抵几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

曰靜齊兒欲以爲俗耶又曰尉佗魑魅結箕倨聲熟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莊子曰知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曰何思何慮

陶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廣雅曰擾擾亂也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二豪公子處士

螺贏之變螟蛉也。法言曰：螟蛉之子，螺贏視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逮歲七十子之化，仲尼也。李軌曰：螟蛉，桑蟲也。螺贏，蜂蟲也。肖，類也。蜂蟲無子，取桑蟲蔽而覆之，幽而養之，視曰：類我。久則化而成蜂蟲矣。速疾哉！二三子受學仲尼之化疾也。

漢高祖功臣頌一首

陸士衡

相國鄧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侯陽武陳平，楚王淮陰韓信，梁王昌邑彭越，淮南王六鯨布，趙景王大梁張耳，韓王韓信，燕王豐盧綰，長沙文王吳芮，荆王沛劉賈，太傅安國懿侯王陵，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相國舞陽侯沛樊噲，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僕汝陰文侯沛夏侯嬰，丞相潁陰懿侯睢陽灌嬰，代丞相陽陵景侯魏傅寬，車騎將軍信武肅侯靳歙，大行廣野君高陽酈食其，中郎建信侯齊劉敬，太中大夫楚陸賈，太子太傅稷嗣君薛叔孫通，魏無知，護軍中尉隨何，新成三老董公，轅生，將軍紀信，御史大夫沛周苛，平國君侯公，右三十一人，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頌曰：

芒芒宇宙，上塲下黷。天以清爲常，地以靜爲本。今上塲下黷，言亂常也。塲，不清澄之貌。波振塵飛，岳以喻亂也。九服徘徊，三靈改卜。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春秋元命苞曰：造赫矣。高祖肇載天祿，尚書曰：終沈跡中鄉。飛名帝錄，中鄉，即中陽里也。漢書曰：高祖中陽里，慶雲應輝，皇階授木，漢書：范增謂項羽曰：人尚書璇璣鈴，孔子曰：五帝出受錄圖，慶雲應輝，皇階授木，吾使人望沛公，其氣

皆爲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春秋孔演圖曰天子皆五帝精必有諸神扶助使開階立途宋均曰遂道也春秋保乾圖曰黑帝治八百歲運極而授木著帝七百二十歲而授火言漢之歷運爲周木德也所授龍興泗濱虎嘯豐谷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漢書曰高祖爲泗上亭長形雲晝聚素靈夜哭祖隲於芒碭山澤間呂后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曰季所居上常金精仍類朱光以渥漢書曰郊祀志曰秦襄公作西祠祠白帝至獻公時樂陽雨金以爲瑞又作畦祠萬邦宅心駿民效足民尚書曰宅心知訓曰俊白帝少昊金德也朱光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祠萬邦宅心駿民效足民尚書曰宅心知訓曰俊驥驟不常一步堂堂蕭公王迹是因曰蕭何爲丞相故曰公論語曾子綢繆緇后無競維人毛詩曰無競維應良御而効足堂堂蕭公王迹是因曰蕭何爲丞相故曰公論語曾子綢繆緇后無競維人毛詩曰無競維外濟六師內撫三秦漢書曰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漢王數失軍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拔奇夷難邁德振民漢書曰何進韓信漢王以爲大將軍司馬欣爲塞王董翳爲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拔奇夷難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班固蕭何述曰營名蓋羣后是謂宗臣聲施後世爲一代之宗臣張晏曰宗都立宮定制修文然重威則上穆刑約則下親名蓋羣后是謂宗臣聲施後世爲一代之宗臣張晏曰宗臣國所平陽樂道在變則通論語曰易窮則變變則通爰淵爰嘿有此武功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長驅河朔電擊壤東漢書曰秦將王離圍鉅鹿參擊王離軍成陽南大破之又擊三秦軍協策淮陰亞迹蕭公漢書曰魏王豹反擊龍以假丞相別與韓信東郭秋曰位次蕭何第一又從韓信擊趙文成作師通幽洞冥大破之又從韓信擊龍以假丞相別與韓信東郭秋曰位次蕭何第一又從韓信擊趙文成作師通幽洞冥張良終證曰文成侯又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永言配命因心則靈又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窮神觀圯上有老父出一編書又曰讀是則爲王者師下邳永言配命因心則靈又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窮神觀化望影揣情周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史記太史公曰虞鬼無隱謀物無遁形武關是關鴻門是寧漢之良王與良四入武關良曰臣聞秦將屠者賈豎易動以利今持重寶唱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聽之良曰此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擊秦軍大破之又曰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

良因要項伯見沛公沛公令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隨難榮陽即謀下邑隨難榮陽見下文漢書曰漢王兵
項王項羽意乃解周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隨難榮陽見下文漢書曰漢王兵
良可與共功者良曰九江王英布楚梟將彭越反梁地此兩人銷印甚急漢書曰項羽急其
可急使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漢書曰項羽急其
曰誠復立六國後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行佩之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大事去矣漢書曰項羽急其
良勸漢王因封之班固漢書述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允集漢書曰項羽急其
張良曰推齊諸侯不致越信漢書曰項羽急其
王謂張良曰諸侯不致越信漢書曰項羽急其
敗也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漢書曰項羽急其
漢書曰漢王用良計諸侯皆至史記曰漢部霸楚實喪皇漢凱入功則愷樂漢書曰項羽急其
五諸侯兵東伐楚又蘇秦曰梁從風而動漢書曰項羽急其
黃老辭世却粒史記曰蘇秦曰梁從風而動
是尋重玄匪與九地匪沈重玄天也鄧析子曰伐謀先兆擠響于音
子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重玄天也鄧析子曰伐謀先兆擠響于音
所以調聲也末聞音出而響過其聲者也奇謀六奮嘉慮四迴漢書曰陳平凡六出奇計良為高祖畫策
六陳平出奇策四皆權謀非正也然機之此言規主於足離項于懷格人乃謝楚翼實摧漢書曰項羽使來
有符仲子之說未詳相承而誤或別有所憑也漢書曰項羽使來
言漢王漢王怒而罵平蹠漢王漢王寤乃厚遇齊使音義曰蹠謂平蹠漢王足也漢書陳平曰項羽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沫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大王捐數萬金行反間聞其君臣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反
聞既行羽果疑亞父去發病韓王寤執胡馬洞開出偽遊雲夢信聞天子以好遊出其勢必郊迎謁
死向書曰格人元龜問敢知吉韓王寤執胡馬洞開出偽遊雲夢信聞天子以好遊出其勢必郊迎謁
陸下因禽之此特萬世為匈奴所圍高祖用平奇計使單于闕氏解圍以得出迎文以謀哭高以哀
困也漢書曰上至平城為匈奴所圍高祖用平奇計使單于闕氏解圍以得出迎文以謀哭高以哀
帝平本謀也又曰高帝崩平聽至宮哭殊悲灼灼淮陰靈武冠世策出無方思入神契孔安國尚書傳曰

咸與神合契奮臂雲興騰迹虎噬凌險必夷摧剛則脆呂氏春秋曰凡兵肇謀漢濱還定渭表何謂高
洞曰必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漢王乃拜信大將軍信
說漢書曰漢擊楚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發兵與漢王會滎陽濟河夷魏登山滅趙漢書曰信遂進擊
討復擊破楚京索閒齊趙魏皆反與楚和以信爲左丞相擊魏濟河夷魏登山滅趙漢書曰信遂進擊
輕騎二千人爲疑兵陳軫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缶渡軍襲安邑虜魏王豹信請北舉燕趙選
趙壁爭漢鼓旗奇兵馳入趙壁皆拔趙威亮火烈勢踰風掃孫子曰兵以詐立以利動如分合而爲
立空赤幟趙卒見之大驚遂亂走禽趙王歇威亮火烈勢踰風掃孫子曰兵以詐立以利動如分合而爲
軍可奪氣將軍可奪拾代如遺偃齊猶草邑名也漢書曰信進擊代爲夏說闕與李奇曰代相也孟康曰音焉預
心此用兵之法也拾代如遺偃齊猶草邑名也漢書曰信進擊代爲夏說闕與李奇曰代相也孟康曰音焉預
歷下軍至臨菑齊王走高密又梅福上書曰二州肅清四邦咸舉齊代屬青州四邦魏代趙屬冀州乃眷北
高祖取楚如拾遺論語曰草上之風必偃二州肅清四邦咸舉齊代屬青州四邦魏代趙屬冀州乃眷北
燕遂表東海覆之國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請自立爲假王漢王信平齊使人言于漢王齊王表多變反
見九克滅龍且爰取其旅萬餘盡沙以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救齊與信夾濰水陣信乃夜令人爲
錫文不得渡水信使人決壅萬餘盡沙以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救齊與信夾濰水陣信乃夜令人爲
怯途追渡水信使人決壅萬餘盡沙以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救齊與信夾濰水陣信乃夜令人爲
太半不得渡水信使人決壅萬餘盡沙以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救齊與信夾濰水陣信乃夜令人爲
人謀已念功惟德辭通絕楚齊信辭曰項王使人親我背之不祥劃通知天下權在不與楚連和漢勝之時兩主縣勝
見上文已念功惟德辭通絕楚齊信辭曰項王使人親我背之不祥劃通知天下權在不與楚連和漢勝之時兩主縣勝
信自以功大漢不奪我齊彭越觀時紹迹匿光人具爾瞻翼爾鷹揚杜預左氏傳注曰韜藏發與韜古
遂不聽向書曰惟帝念功彭越觀時紹迹匿光人具爾瞻翼爾鷹揚杜預左氏傳注曰韜藏發與韜古
瞻又曰維揚威凌楚城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即宮舊梁漢書曰漢使人賜越將軍印綬使下濟陰以擊
父時維揚威凌楚城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即宮舊梁漢書曰漢使人賜越將軍印綬使下濟陰以擊
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往來爲漢王游兵擊楚絕其糧於梁烈烈黥布眈眈其眄英氏項梁定會
地項籍死封越爲梁王都定陶禮記孔慳爲鼎銘曰卽宮於宗周

稽布以兵屬之周名冠彊楚鋒猶駭電漢書曰楚兵常勝功冠諸觀幾蟬蛻悟主革面漢書曰漢王使關

何歸周淮南子曰蟬飲不食三十日肇彼梟風翻為我扇漢書曰上立布為天命方輯王在東夏陽夏也

漢書曰漢王追矯矯三雄至于垓下三雄韓信彭越英布漢書曰漢王與擊項籍天命方輯王在東夏陽夏也

項羽至陽夏南矯矯三雄至于垓下引兵來縣布隨劉賈漢書曰漢王發使韓信彭越至皆元凶既夷

寵祿來假述曰既成龍祿亦罹苦惡保大全祚非德孰可左氏傳楚子曰孫遵業全祚保國謀之不臧

舍福取禍子毛詩曰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左氏傳劉張耳之賢有聲梁魏公孫思為客毛詩曰文王有聲

士也罔極自詒伊愧漢書曰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交耳與趙王歎走入鉅鹿王離圍之餘自度兵少不

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又曰俯思舊恩仰察五緯甘漢書曰漢王與關五星聚東井先至必王耳走楚

心之憂矣自詒伊感詒音怡俯思舊恩仰察五緯漢書曰漢王與關五星聚東井先至必王耳走楚

順軌四時和肅脫迹違難披榛來泊改策西秦報辱北冀漢書曰漢王與關五星聚東井先至必王耳走楚

水上追殺趙王歎悴葉更輝枯條以肄王毛萸詩傳曰斬而復生曰肄王信韓孽宅土開疆我圖爾才

越遷晉陽漢書曰韓王信故韓襄王豐孫也漢立信為韓王上以信壯武乃盧綰自微婉變我皇漢書曰

綰壯學書更以太原郡為韓國徙信以備胡都晉陽毛萸詩曰我圖爾居乃盧綰自微婉變我皇漢書曰

述哀紀曰婉變董公惟亮天工跨功踰德祚爾輝章可王上乃立綰為燕王章印章也人之貪禍寧為亂

亡漢書曰高祖崩綰遂將其衆亡入匈奴死胡中毛詩曰民之吳芮之王祚由梅銷功微勢弱世載忠賢

有漢書曰天下之初叛秦吳芮率越人舉兵以應諸侯沛公攻南陽遇芮之將梅銷與僧政析郢上以銷肅

肅荆王董我三軍漢書曰董督也我圖四方殷薦其勳漢書曰漢王追項籍至固陵賈使

佐庸親作勞舊楚是分往踐厥宇大啟淮墳漢書曰高祖子弟弱昆弟少欲王同姓以鎮天安國達親悠

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劍永言固之漢書曰王陵欲以兵屬漢項羽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

死善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思淑人君子實邦之基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義

形於色憤發于辭漢書曰陵為入少文任氣好直言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

主亡與亡末命是期主亡與亡已見任昉表絳侯質木多略寡言漢書曰周勃為人木強敦厚曾是忠勇惟

帝攸歎漢書曰始呂后問宰相高雲驚靈丘景逸上蘭平代禽狝奄有燕韓兵破之斬豨定代郡九縣燕

王盧綰反勃破綰軍上蘭寧亂以武斃呂以權誅諸呂漢書曰高后崩呂產秉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

宮徵帝太原漢書曰勃已滅諸呂遂共迎立代王是為孝文皇帝代邸張衡羽獵賦曰開闔闔兮坐紫宮實惟

太尉劉宗以安漢書曰惠帝以勃為太挾功震主自古所難功略震主者身危勳耀上代身終下藩

上曰丞相朕所重其為朕率舞陽道迎延帝幽薨漢書曰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噲求高祖迎立

列侯之國乃免丞相就國薨舞陽道迎延帝幽薨漢書曰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噲求高祖迎立

室匪惟厥武揔干鴻門披闕帝宇聳顏誚項掩淚悟主漢書曰項羽在鴻門亞父謀欲殺沛公樊噲聞王

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高祖嘗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

起尚書帝曰余欲宣力禮記子曰揔干而山立武王曲周之進于其哲兄俾率爾徒從王于征漢書曰酈

事也班固漢書贊曰金日磾以篤敬悟主忠信自著曲周之進于其哲兄俾率爾徒從王于征漢書曰酈

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略地漢書曰谷永振威龍蛻攄武庸城六師實因克荼禽黥以將軍從擊荼戰龍

謝王鳳曰察父哲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振威龍蛻攄武庸城六師實因克荼禽黥以將軍從擊荼戰龍

破茶軍音義或曰龍脫地名也音奪漢書曰商又從擊黥布兩陳以破布軍又曰布軍與上兵遇霸西上乃壁庸城鄧展曰地名也猗歟汝陰綽綽有裕毛詩曰猗與那有裕綽綽戎軒肇迹荷策來附漢書曰上降沛為沛公馬煩轡殆不釋擁樹皇儲時又平城有謀漢書曰嬰漢王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取兩兒弄之嬰常收載行面擁樹馳晉灼曰今京師謂穎抱小兒為擁樹漢書曰平城之難冒頓乃開一角高帝出欲聽嬰固請徐行營皆持滿外鄉卒以得脫穎陰銳敏屢為軍鋒奮戈東城禽項定功漢書曰項籍敗垓下去嬰追乘風藉響高步長江收吳引淮光啓于東漢書曰嬰渡江定吳還定淮北呂氏春秋曰順風而呼聲乃加疾所因便也左氏傳宋向戌曰光啓寡君羣臣安矣陽陵之勳元帥是承漢書曰傳寬屬淮陰殘博信武薄伐揚節江陵夷王殄國俾亂作懲漢書曰斬欽別定江陵身得江陵王致維陽上誕節令圖進謁嘉謀退守名都東窺白馬北距飛狐即倉敖庾據險三塗漢書曰漢王數困榮陽成臯許示諸侯其曰願足下急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嘉猷杜預左氏傳注曰輜軒東踐漢風載徂既齊齊王田廣已定唯齊未下上使酈食其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輜軒東踐漢風載徂既齊齊王田廣已定唯齊未下上使酈食其享田廣書曰韓信聞食其下齊乃嬰齊王齊王我皇實念言祚爾孤漢書曰高祖舉功臣思建信委輅被褐獻寶漢書曰臣衣帛衣帛見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事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洛定都酈書曰臣衣帛衣帛見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事虞將軍欲與鮮衣敬實敬攸考毛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抑抑陸生知言之貫毛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漢書武詔曰詩云九善賁往制勁越來訪皇漢賈卒拜作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悅爾雅曰訪謀也附會平

勃夷凶翦亂。漢書曰：諸呂欲危劉氏，陳平患之，賈誼平曰：天下安，注意於相，危，注意於將。將相和，天下雖有變，權不分，君何不安？謀益壞，及誅呂，所謂伊人，邦家之彥。毛詩曰：所謂伊人，於焉道適？又曰：彼己之子，邦之彥。存，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典引曰：整倫敦而舊章缺，漢德雖朗，朝儀則昏，稷嗣制禮，下肅上尊，穆穆帝典，煥其盈門，風騞三代，憲流後昆。漢書叔孫通曰：臣願采古禮與秦貴也，劇秦美新曰：帝典闕而不補，毛詩曰：韓侯顯之，爛其盈門，包咸論語注云：三代夏殷周也，尙書曰：垂裕後昆。

楚唯生之績。漢書王曰：孰爲我使淮南使之往說布，布歸漢，毛詩曰：鄧水東注，惟禹之績，播播董叟，謀我平，信無知進陳平，故曰：俾也。漢書曰：陳平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後上封平，隨何辯達，因資於敵，紓漢披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乃賞魏無知尙書師錫帝曰：有繅在下，曰：虞舜，隨何辯達，因資於敵，紓漢披楚，唯生之績，下可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往說布，布歸漢，毛詩曰：鄧水東注，惟禹之績，播播董叟，謀我平，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漢書曰：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項王無道，放殺其爲義帝發喪，兵皆縞素，擊楚之殺義帝者，袁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旃南振，楚威自撓，大略淵回，元功響効，論語素王受命，讖曰：河受圖，天下歸心。

逸哉惟人，何識之妙。漢書曰：袁生說漢王曰：願軍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榮陽成臯間，且得計出軍，宛葉間，羽乃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書司馬紀信誑項，軫軒是乘，攝齊赴節，用死執慝，身與煙選述曰：大略孔明史記太史公曰：惟祖元功輔臣股肱，紀信誑項，軫軒是乘，攝齊赴節，用死執慝，身與煙消名與風興。漢書曰：項羽圍漢王降楚，皆陽將軍紀信曰：故漢王得遜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論語曰：周苛慷慨心若懷冰，應劭風俗通曰：言刑可以暴志，不可凌，出而去，而使苛守，榮陽楚破，榮陽王攝齊升堂，曰：周苛慷慨心若懷冰，應劭風俗通曰：言刑可以暴志，不可凌，出而去，而使苛守，榮陽楚破，榮陽王欲令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貞軌偕沒，亮迹雙升，曰：雷陳義重，出則靈升，帝疇爾庸，後嗣是膺，漢書曰：苛不然，今爲虜矣，項王怒烹苛。